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 露丝·欧文 著 刘晓媛 译

浪漫岛

And Babies Make Four

北方文艺出版社

浪 漫 · 岛



安徽人民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23

©1995 by Ruth Owen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浪 漫 岛

Langman Dao

〔美〕露丝·欧文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17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25-7/I · 1096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圣米奇加岛…………… (1)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的下巴绷紧了，显出了一道坚定的线条。她再一次感觉到了他发自灵魂深处的力量，他就像是一只被铁链锁住的野狼，一只有着漂亮的蓝眼睛的野狼……但是这一次，她在她的心里也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一种微弱的、闪烁不定的、陌生的东西。

二、爱因斯坦与粉红…………… (14)

诺艾尔静静地站在那里，完全被那具有异国情调的景色迷住了，这是加勒比之夜，那景象，那声音，那气味，都让她心旷神怡。她惯有的严肃与克制就如同六月里的薄雪，完全融化了。她深深地呼吸着晚风中的空气，感觉到类似火焰般的激情漫过了她的灵魂。

三、午夜集会…………… (25)

那尖锐的甜蜜的火焰依然在他的灵魂里燃烧着。她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了她的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呼吸。热情在他们之间流过，就像是某种有力的不可见的然而却强大得足以将一个男人拖向毁灭——或者是拯救的暗流。

四、闪电式的婚礼…………… (41)

她转过头来，注视着他，眼眸深处柔情似水，几

乎能将他淹没。寒冷的薄冰不见了，展现在她的眼眸中的是纯洁的真诚与人格的力量，它们几乎带走他的呼吸。她的信任震撼着他，她的美丽迷惑着他，他迷失在她的眼睛里，感觉到超越激情，超越性的更高的东西。她是不可捉摸的，她是难以抗拒的……

五、山重水复 (55)

她伸出手去想要将他推开，但是相反，她发现自己用手臂缠绕住了他的脖子。就一秒钟，然后我就杀了他。她一边向自己做着保证，一边将手指插入他靠近颈边的浓密的金发中，将他拉得离自己更近些。她那清教徒式的呆板的举止，在他飓风般的激情中，如同砂砾一样被吹散了，让她感觉到疼痛而脆弱，让她感觉到狂野而放纵。

六、弄巧成拙 (68)

他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他就像是这里的一道风景线，就像太阳，岩石，野外的风，她那充满了热情的清教徒式的内心渴望着他。她想让自己迷失在他飓风般的亲吻中，想要让自己融化在他潮汐般的拥抱里，想让他阳光一般强烈的激情烧灼她。

七、山中历险 (84)

她说不出话来，在她耳边唯一听得到的声音就是她雷鸣般的心跳声，她的头脑嗡嗡地响着。然后，她听到了其它声音——一只小鸟的鸣叫声，风穿过树叶的懒洋洋的刷刷声，附近流水的潺潺声。她感觉到金色阳光的手指触摸在她的脸上，山谷中清爽的空气让她感觉到仿佛喝醉了酒一样。

八、在黑暗的洞穴中 (97)

他猛然将她拉到身边，面对着他。她手中的手电筒掉到了地面上，滚到了岩壁旁边，他们处在绝对的黑暗之中了。她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他钢铁般坚定的手指。当他向她俯下身来时，他呼吸中散发出来的热量烘烤着她的面颊，他的声音低沉而致命。

九、爱的伤害…………… (107)

她注视着他站起身，穿过了那片地下丛林，她等待着，直到他的脚步声被那茂密的无边无际的森林吞没。她坐在乐园的中心，被荒野而震颤的世界环绕着，但是在她的心中，她是那个迷路的小女孩，她正透过波士顿结满了冰花的窗子向外眺望着，注视着那个她爱的男人永远走出她的生活。

十、小电脑的恶作剧…………… (118)

他们为了每一件事情而争吵，紧张的气氛弥漫在他们之间，就像是一颗炸弹，随时都在等着最微不足道的话将它们引爆。昨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为了盐的事情争吵了五分钟；而在今天早晨，他无情地讥讽她是一个将愚蠢的梦当成现实的妄想狂。

十一、丛林中的乐园…………… (126)

丛林仍然像一块绿色的祖母绿一样沉静，夜幕开始从森林里蔓延过来，模糊的懒洋洋的靛蓝色覆盖了密集的树叶与纠结在一起的青藤。在蕨类植物搭建起来的绿色城堡里，在散乱的花丛中，一对相爱的人正互相依偎着躺在彼此的怀抱中，凝视着丛林里慢慢沉落的夕阳。

十二、险象环生…………… (142)

对诺艾尔的爱让他治疗了内心深处某些难以愈合的伤口，重新拾回了他以为在那个孤独的雨夜永远遗失的东西。第一次，他可以不带着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回忆起那场故事来，知道爱他的吉娜会原谅他，并希望他继续活下去；第一次，他期盼着明天，知道诺艾尔会是他明天的一部分。

十三、完满的结局…………… (152)

她伸出手，抚摸着他的笑靥，感觉到快乐像热带的花朵一样在她的心中迅速地开放起来、蔓延起来。我们走了一个圆圈，她思忖着，记起了那个在破旧的飞机场初相遇时面孔像石头一样冷峻的男人和情感完全僵化的女人。是圣米奇加岛上那粗野的、变幻莫测的、有时候是强大无比的魔力重新塑造了我们，将我们的过去烧成了灰烬，让我们通过彼此的眼眸看到了我们最好的一面。

十四、尾声…………… (164)

一、圣米奇加岛

乐园并不都值得称颂，当诺艾尔·瑞沃尔博士用手遮挡住正午的阳光，望着那架租来的飞机上升时，她心中默默地思忖着。她注视着那架飞机银色的机翼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越飞越高，毫不留恋地向天边飞去。她放下手，叹了一口气。

她将目光落回到地面上，环视着这个闻名遐迩的圣米奇加小岛国际机场，它包括一条“跑道”，一个破旧的袋形风标，和一座即将倒塌的飞机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没有见它维修过。视野中唯一一个活着的动物，是一个几乎一动不动的男人，他坐在机库敞开的大门旁边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上，正懒洋洋地拍着苍蝇。她又一次向天空中望去，拉了拉她时装上衣的领口，这件衣服现在穿着有些闷热了。这里应该有电视，空调，卫生间，文明……

“见鬼。”当她看见那架飞机完全消失以后，她咕哝了一句。但是不论见鬼与否，她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舍菲尔德公司最初是指定鲍比·哈维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在最近的一场垒球比赛中扭伤了踝骨，于是诺艾尔来接替他的工作。但私下里，诺艾尔非常怀疑鲍比是在了解到这个小岛上的设施是多么原始而落后的情况之后，有意扭伤脚踝的。

在波士顿长大的诺艾尔最后一次面对野外的大自然是当她十一岁的时候，她参加了两天女童子军大会，然后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她得了急性痢疾并中了毒漆树的毒。这一次，她

原打算利用休假来逃避这个工作，但在她的老板和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真正的好朋友不会说服你离开在迈阿密的有空调的舒适公寓，跑到这个潮湿荒凉的加勒比小岛上住上十天——的请求下，答应接替鲍比的工作，到岛上考察一个如同证明月亮是由绿色的奶酪做的一样荒唐的理论。

她听到了嘟嘟声。这个尖细的单调的声音来自她身边的一大堆行李和电脑硬件当中，它们都堆放在跑道上，在强烈的阳光下面受着煎熬。她内疚地意识到并不只是她一个人感觉到了炎热，这些可怜的宝贝，它们的线路一定都热得要着火来了。该死，那个舍菲尔德公司雇用的向导在哪里？他应该到机场来接她的。

她将那一绺湿漉漉地粘在她前额上的黑色刘海用手拂开，蹙着眉头，痛苦地回想着她在迈阿密北部的豪华公寓和里面的更衣室与大型的游泳池。如果她没有被说服接下这个任务，此刻，她应该坐在游泳池边，同哈洛德和她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喝着冰凉的黑草莓鸡尾酒了。而现在，她却站在这片世外桃源当中。她禁止自己再想下去——当爱因斯坦和粉红如同缅因州的大龙虾一样被阳光烘烤着，她没有理由自艾自怜。

她怜爱地拍了拍她脚下的那些行李，匆匆地向飞机库旁边那个唯一的活动的生命走过去。她走到了那个坐在机库门前的男人面前。“对不起，你看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山姆·多诺文的向导了吗？他应该在这里接我。”

那个老男人冷淡地向她看了一眼，他的脸饱经风霜，如同一块历尽风吹雨打的旧皮革，显得令人不可思议的丑陋。但是他黑色的眼睛却闪烁着机警的光芒，如同繁星密布的夜空，

它们似乎带给她某种难以言说的魔力，让她顷刻间想到了凉爽的风，闲散的黎明，嫣红色的落日慢慢滑落到柔和的靛蓝色夜幕中。一抹田园牧歌般的悠闲慢慢渗入到她完全被工业文明熏陶的灵魂当中。

显然，她的问题并没有引起那个老男人的兴趣，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继续拍打着苍蝇。

诺艾尔认为她可以将他的举动当做不知道。“那么，你能帮助我将这些电脑搬走吗？在它们的线路被烧毁以前，我必须将它们搬到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她拿过身边的皮包，将钱夹从里面取出来，抽出来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抽出来一张，“我可以付钱给你，看到了没有，美元。”

她在他的鼻子底下挥舞着钞票，似乎钞票的味道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她可以付给他很多钱，而他磨破了的衬衫和松垮肥大的裤子说明他非常需要钱。但是这个男人甚至没有向钞票看一眼，他没有理睬她，继续悠闲地拍着苍蝇——显而易见，他发现它们比她更恼人。

诺艾尔的下巴绷紧了，她那保守而高贵的外祖母曾经告诫过她要控制住她那遗传自她意大利父亲的坏脾气，但是阳光与汗水将那些训诫融化掉了。

“看，先生，我没有要求你做别的事情——只是浪费你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三十美元不够的话，我可以付得更多，你到底想要多少？”

“这只是我的猜想，”一个深沉的声音在她背后说，“但是我认为他在等着你说‘请’。”

诺艾尔警觉地转了一个身，当她的目光落到一双她从来不曾见过的幽蓝而敏锐的眼睛里时，她更加警觉了。旋风与潮汐在那双眼睛里起起落落——在那里面蕴含着一股强大的

力量。她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将目光从他那压倒一切的注视下移开。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她感觉到了一种坚定的永不屈服的个性。他硬朗的下颏上长着短短的胡茬，似乎有几天没有修过面了；蓬松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着黄金一般的光泽。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为了她那三十美元而能毫不留情地将她杀掉的歹徒，或者只为了三十美分。

他的腰部以上赤裸着。他的身上混合有汗水与阳光的味道，看起来桀骜不驯，难以捉摸。她困难地吞咽了一下，面对他那肌肉发达胸毛密布的褐色胸膛，她感到绝望的无助。她敏感的新英格兰个性在她的内心深处敲起了警钟：她孤独地站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脚下是一堆值钱的电脑设备，而对面站着一个罪犯。

“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穿成那样？”

那个半裸的思想新潮的罪犯耸耸肩，“我……这是我的爱好。”

他深深地注视了她一眼，似乎想要将她的衣服连同那些电脑设备一起偷走。这个想法让她的脸微微地红了一下。

没有必要感到难为情，因为我快要发疯了——她再一次被她心底的声音搅得心烦意乱。这一次那个老男人说话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甜美，她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黑色的眼睛中带着笑意。她迷惑地将目光转向那个年轻的男人。

“他在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当她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老男人的身上时，那个暴徒走到她的那些行李前，举起了几件沉重的价格昂贵的电脑设备，似乎当它们是胶合板做成的。他没有向她看一眼，大步走到机库的另一边去了。

“将它们放下来！”

“悠着点，甜心。”他向着她喊了一声，却没有停下脚步，“我的吉普车就停在那边。虽然它很旧，但是我认为它能将这些破烂拉走。”

破烂？甜心？

“听着，如果你碰一下那些设备，你会后悔的。它们属于舍菲尔德公司，一家具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叫来国际刑警逮捕你。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岛上雇了一个当地人负责保安工作。”

“真的？”那个男人拖长了声音问。

“是的，他随时都会来的。”诺艾尔匆匆地追赶着他——这对于穿着高跟鞋和紧身裙的她来说并不容易。她祈祷着那个负责保安工作的男人的名声能够像凯特纳的丈夫——杰克，据他所说，他曾经是排忧解难的老手——一样令人闻风丧胆。“他叫山姆·多诺文，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

“我不仅仅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瑞沃尔博士。”

诺艾尔站住了。哦，不，这不可能。凯特纳和杰克答应找一个可靠的向导，那个向导不应该是面前这个邋里邋遢、举止粗野、半裸着身体的亡命徒。她吞咽了一下，注视着他将那些电脑设备装到那辆破旧不堪的军用吉普车上，“你是山姆·多诺文？”

“在肉体上是。”他回答着，没有意识到这个答案是多么贴切。他靠在吉普车上，回头看了她一眼，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具有穿透力。“你知道，助我一臂之力并不会要了你的命，即使你是哲学博士。”

他让她的头衔听起来似乎是某种传染病。“我正要帮忙。”她希望自己这句话不要说得这么生硬，在她的办公室中，那些体力活儿一直是她自己动手，但是她不想浪费时间来判

断自己的话语是否得当。她快步走到那些行李旁边，抓住了一件最沉的行李的把手，将它向吉普车拖过去。

他将这件行李从她的手中接过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它抬到了吉普车上，似乎它是一件儿童玩具。“我说过帮忙，但你也不必扛这么重的东西，如果你不小心出了意外，杰克会找我算账的。用用你的脑子，甜心，为我们两个人想一想。”

“我不是你的甜心。”她大声说，怒气染红了她的面颊，放弃舒适的现代生活跑到这穷乡僻壤住上十天，已经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还要同这个妄自尊大、肌肉发达的白痴呆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我也不需要——”他的话刚开了一个头，那个老男人就打断了他。

“杰雷·曼。”他向着多诺文点了一下头，然后一边指点着诺艾尔，一边向多诺文说着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

诺艾尔感到又热，又生气，没有情绪去嘲笑她听不懂的语言。“他说什么？”多诺文耸了耸肩，将一只沉重的箱子放到地上，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抽出来一条褪了色的印花手帕。他用手帕擦了一下脖子后面的汗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动作，但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诺艾尔的注意力。她禁不住注意到他的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的胸膛是多么强健，他的牛仔裤紧贴在他肌肉发达的腿上，就像是他的第二层皮肤。哈洛德即使锻炼二十年也不会有他那样的体魄，她在心中思忖着，然后被这潜意识里的不忠诚吓了一跳。虽然她与哈洛德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束了恋人关系，他仍然是她的好朋友。

坦白地说，诺艾尔，你永远也不应该将心寄托在这个强壮的暴徒身上。一个声音在提醒着她。至少，现在不应该。

她舔了一下嘴唇，尽管空气中浮着一层令人压抑的水汽，

她还是感觉到口干舌燥。“他刚才说什么？”

多诺文干笑了一声，“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的。”

愤怒像雷电一样在她的内心深处聚集，这个家伙是她的雇员，她越早让他明白这个事实，他们的关系就会越明确。“听着，多诺文先生，我要为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的头几天为你付酬金，所以我是老板。你要照我说的去做。现在，告诉我这个老男人说了什么。”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的下巴绷紧了，显出了一道坚定的线条。她再一次感觉到了他发自灵魂深处的力量，他就像是一只被铁链锁住的野狼，一只有着漂亮的蓝眼睛的野狼……但是这一次，她在她的心里也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一种微弱的、闪烁不定的、陌生的东西，还有同他一样的力量。她僵直地站在那里，被他的目光和她体内奔涌的莫名的情感弄得不知所措。紧张感一阵阵地向她袭来，但不是出于恐惧，她真希望她紧张的原因是恐惧……

多诺文将他的大手帕又塞回到他牛仔裤的口袋里。“他说你瘦得就像是一只小鸡，脾气却像是非洲疣猪。你有一双迷人的大腿和纤细的腰肢。他认为你在床上一定很棒。”他向她微微一笑，笑容粗野得就像是他整个人一样。“现在，告诉我，甜心，他说得对吗？”

这是一个噩梦，当她握紧吉普车车内的把手时，她默默地想。再过几分钟，当我从这个梦中清醒过来时，我就会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在我自己的床上……

但是当吉普车从路当中的另一个坑洼上越过去时，她强迫自己面对现实。她正坐在一辆吉普车里，东倒西歪地穿过加勒比的丛林，而那辆吉普车正被一个肌肉发达的疯子驾驶

着，他根本不知道安全驾驶的规则——

另一个剧烈的颠簸几乎令她的骨头散了架子，她的想象力短路了。她不安地看了一眼放在吉普车后面的电脑设备，尤其为放在顶端的两个小笔记本电脑担心。那些普通的电脑设备中包括两台据她所知性能最优越的个人电脑——舍菲尔德公司研制的人工智能电脑粉红和爱因斯坦。在高科技的帮助下，她煞费苦心地将它们特性输入到普通的PC机上，来帮助她分析调查结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两台人工智能电脑可以将分析结果发送给迈阿密的功能强大的中央处理器。但现在它们同她一样在颠簸中受着煎熬。“你就不能开得慢一点吗？”

多诺文挑衅似地哼了一声，“这辆吉普车只有两种速度——飞起来和停下来。但是放心，我熟悉这些道路，就像熟悉我自己的手背。”

是的，但是你多久才看一眼自己的手背呢？多诺文的话在她的心中触发了很多感想，但信任却不在当中。她偷偷地看了一眼他的轮廓，不得不承认他的外貌特征的确很吸引人——古铜色的皮肤，强壮的四肢，从他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到他消瘦的两肋，他健美的身体上没有一丝一毫如同哈洛德一样的文弱的秀气，然而他却吸引了她的目光，就像火焰吸引着飞蛾一样。健美俱乐部会迫不及待地用他来做广告招徕顾客，这个男人身上自然地散发着一股动物般的力量，自然得如同太阳辐射热量。然而他的身上也有着某种穷凶极恶的东西：他那标志着无所畏惧的下颏和那双肆无忌惮的令人心跳的蓝色眼睛。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她思忖着，想要将对他的描述用一个陈词滥调包装起来。如果她不是如此诚实的话，她几乎瞒过了自己。

她不信任这个男人，她用自己的方式讨厌他。可是她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眼睛却洞察到了隐藏在他的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中的一丝不安，他那性感的表情丰富的嘴唇紧抿着，眉头也皱了起来。她将目光转向别处，忍受着一路上从未停止过的震动与摇晃，无可奈何。

她清了清喉咙，将思路引向了一个安全的方向，“你认识杰克多久了？”

他耸了耸肩，“菲根？我们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几年，负责紧急情况的保安工作。”他斜着眼睛看了她一眼，似乎知道她在从最坏的方面想着他。“我有能力去对付人工智能原形，如果这就是你担心的问题。”

“那不是——”她刚说了几个字，就失败地摇了摇头。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镇静自若、头脑清醒的女人，但是多诺文却让她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如果他一直是这种态度，她不会活过一个星期，更不要说十天了。“听着，我知道我们开始的方式有些错误，但我们还是要在一起工作，我们能不能互相谅解一下，彼此文明些？”

多诺文一直没有将目光从前面的路上移开，“小姐，我离开美国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要逃离‘文明’。”

好吧，我试一试吧。她闷闷不乐地想，如果这个暴徒不想对她礼貌些，那不是她的错。她要度过漫长的十天，悠着点，她对自己说，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她就会离开这座见鬼的小岛，回到她正常的工作中去，回到她的朋友当中，回到她带有空调的公寓里，也回到她可以控制住的生活。

上帝，这些想法是从何而来呢？她有一个惬意的生活——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豪华的公寓，大群的朋友，一个女人还想要什么？

更多，一声轻语在她的内心深处低低地响起来，更多，更多一些。

“你是对的。”多诺文忽然说话了。

诺艾尔将她的脸转向他，她的眼睛由于震惊而睁大，他不可能读懂她的思想的，是吧？

“你在说什么？”

“我的态度可能是恶劣了些。”当他看着她时，他下颏上绷紧的肌肉放松了，他的脸上几乎有一种悔悟的表情。“看，我个人对你没有任何恶意，但是直至今天早上接到杰克的信时，我仍以为来的会是一个男人。派一个女人到这种地方来……好吧，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诺艾尔的外祖母曾是女权主义的狂热拥护者，而诺艾尔继承了她外祖母的每一个观点。

“我可以将调查活动做得和哈佛博士一样好，如果你想听实话的话，我会做得比他更好。”

“我相信你会的。”多诺文给了她一个和解的微笑，“我只是不相信你会争取这个机会。你计划勘探的山脉在圣米奇加岛的腹地，在地理上与心理上都有高度。这个小岛不欢迎女人——尤其是外国女人——入侵到他们神圣的领土上。”

“但是我得到了许可。”她伸手拍了拍她鼓鼓囊囊的柔软的手提包，“我有一打的许可证——从入境证明到钓鱼执照，我还得到了这个国家政府的每一个机构的同意。”

“也许吧，甜心。”多诺文的脸上显出了一种讥讽的笑容来，“但是那些政府机构离这儿隔着两个小岛和五十海哩的海水，政府许可并不意味着——嗯，可以在圣米奇加岛上拥有入境权。这里的人们唯一遵守的法律是传统的天主教精神，它们已在当地沿袭了上百年；这里唯一的被认可的政府机构是